

敬老情

忆往事

## 记忆深处的爷爷奶奶

□魏明胜

## 父母在,不关机

□马俊杰

头天下午,天就阴沉沉的,似在酝酿情绪。果不其然,傍晚时分西风骤起,2022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而下,迅速覆盖了小城的苍茫夜色。

静谧清冷的雪夜,最适合深度睡眠。又恰好是周末,我便随性刷抖音,不小心就过了12点,只悻于长期神经衰弱,才强迫自己关了手机上床安卧。

凌晨六点多,我正在酣睡中。

恍在梦中,隐隐约约听到有人一声紧似一声地喊我名字,朦胧中翻了个身,外面的声音越发清晰。迷迷糊糊的我一骨碌爬起来挑开窗帘,天微曦,从三楼窗户望下去,果然见哥哥嫂子还有几个人在楼下焦急地唤我。

一看这阵势,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,下意识就想到老爹老妈……

“咋的了?”我手捂着胸口急切地问。

“睡得跟死猪一样,电话也关机!雪天我的车打不着了,现在要去火车站接乐乐,把你车钥匙从窗户扔下来!”站在冰天雪地里被冻得跳脚,哥哥愠恼地回答。乐乐是我侄女,在北京读大学,因为疫情,学校提前放寒假回来了。

我右手握拳重重捶了几下胸口,长舒了一口气。

他们开车走后,我一时难以平复,心脏还在急促地跳动着,早已睡意全无。

“爹,你和我妈都好着吗?”好不容易捱到早上八点钟,我按捺不住,赶紧给住在一公里外老宅子的父母打电话。

“都好好的,没事,没事!”听到父母苍老衰弱的声音,我莫名感到一阵酸楚,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。

早些年父母身体还好,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因忙于生计,经常到处跑,在哪都心无挂碍。我一到晚上睡觉,就习惯性关手机,以防骚扰电话和各类信息。

而今,我们都已步入中年,耄耋之年的父母身体一年不如一年。母亲患有高血压、脑梗等高危病,自上半年住过一次医院之后,记忆中一天能掰两亩地玉米的健壮母亲,仿佛一夜之间就被岁月熬成了一棵干瘦矮小的枯榆树,始信“麦熟一场雨,人老一晌午”古语不假。

这几年,只要在家乡的小城里,我每天无论多晚都要回父母身边待一阵子。若在外面,一天至少也要早晚打两个电话。

受此一惊,刺激性不大,警示性极强。

我郑重告诫自己以后再不能关手机,睡觉时只关闭网络调静信息,再顾不上担心午夜铃响辗转难眠。只担心万一年迈的父母随时有急事打不通我电话怎么办?

忽忆起刚参加工作时,带我的师傅说:“半夜被电话惊醒咋也睡不着。”我说:“那还不简单,晚上睡觉时关掉手机呗。”当时年少无知,不解人生之艰。他无奈地说:“唉……家有高堂,不能关机啊!”

而今,我竟也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,一有风吹草动,连头发梢都会条件反射般炸起来。

父母渐老,虽生活尚能自理,可我不敢远游,不敢关机。于是惴惴地开着手机,又希望铃声最好不要响起。

此生虚度四旬,常思幸福真谛,一惊一年间才觉得幸福或许就是诸事平淡,一切如常的时间之河里徜徉。

凡俗如我,没有能力给父母提供无忧保障,更无从谈起带他们满世界周游,只能让手机24小时开着,在父母需要的时候,我都在。

昨晚又梦到了爷爷奶奶。

前些时间,四叔给我发了几张爷爷奶奶的照片,脑海中浮现出爷爷奶奶在世时候的点点滴滴,爷爷奶奶的音容还是那样深刻记忆在脑海深处,爷爷站在屋前面的院子里,戴着老花镜,围着围裙,在轻轻地翻弄着爆竹,一阵风吹过,银白的头发随风飘起,奶奶坐在屋里,拉着爆竹车,一捆捆整齐的爆竹放在她身边,脸上的皱纹使她看上去那么慈祥。

因为农村改造,故乡的村庄已被夷为平地,留下的只有一个名字,故乡老屋的样子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,承载我所有的青春岁月,成为永久的记忆。

在我记忆中,我们家有四间人字头瓦房,在我上小学之前,我最喜欢和爷爷奶奶睡觉,他们的卧室在最西一间,当然喜欢是有道理的,他们房间的屋檐条下面,总会挂着一个竹子编织的篮子,篮子里总是有好吃的,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有桃酥,那时候我是长孙,爷爷奶奶最疼我,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这可是最好的美食了。

在上小学四年级前,家里养着羊、猪,所以我每天放学后都要去割草,还和小伙伴一起骑车、游泳、玩游戏,留下很多快乐的记忆。那时候农村唯一的副业就是做鞭炮,这可是一件很危险的行当,爷爷年轻时,曾经被聘到鞭炮厂做过师傅,所以爷爷的手艺是村里最好的。每次到了乡下,爷爷总会拿出爆竹,给我去放,而爷爷拿出的爆竹都是直径最大的,在天空中是升得最高的,也是最响的。

爷爷身体一直很好,有一次我回家住了两天,要上班了,爷爷骑自行车送我到镇里公路边,

亲情暖

## 守候电话的母亲

□鲍海英

临近周末,家里的大米没有了,那天我吃过晚饭后,给父亲打电话,告诉他明天正好是周末,我开车回家拿点大米。

自从我进城工作后,在老家种几亩农田的父母,一直都在供应着我家吃的大米。接到我的电话,父亲很高兴,说母亲要和我说话,说着就把电话给了母亲。

听到我的声音,母亲显然比父亲还要高兴,问我明天什么时候到家,中午想吃什么,她好提前准备。

母亲一直把我当作“客人”,我每次回家,母亲都要杀鸡宰鸭,让我吃饱喝足后,再将我车后备箱装满大米、鸡蛋和蔬菜之类,而我每次都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个“客人”的待遇。

第二天,我驾车回家后,母亲照例在厨房忙个不停。中午,父亲很高兴,特意喝了两杯小酒。吃完中饭,母亲则用力把准备好的大米、蔬菜和鸡蛋,往我的车后备箱里装。父亲微醉,眯着眼,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:“闺女呀,你知道你妈妈的生日吗?”

从小到大,都是父母为我过生日。母亲的生日,父亲和母亲曾经在我面前提过,可我总是记不住。现在父亲问我,一时让我不知如何作答。

于是,我问父亲,母亲的生日是哪天?母亲快要过生日了吗?

见我茫然不知,父亲叹了一口气说,你母亲的生日就在昨天。昨天我还和她打赌,说闺女昨天肯定忘了她的生日,她还不信。从昨天早上起,你妈就一直把手机攥在了手里。可一直到中午,电话也没有响起。平时你妈都有午睡的习惯,可昨天中午,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,困得头如捣蒜,也不肯上床睡觉。

到了下午2点左右,你妈手机终于响了,还

非要我坐在自行车后面,那时候他已经是七十多岁了。爷爷那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听淮剧,他干活的时候,总是打开收音机。后来家里有一个胶片电唱机,听得最多的还是淮剧,我曾对爷爷说,以后我要给他买很多淮剧胶片,只是后来我一张胶片都没有给爷爷买过,蓦然回首,再也没有这个机会能和爷爷一起听淮剧了。

爷爷多才多艺,他闲下来的时候,喜欢在家拉二胡、弹古筝,爷爷还让我学习二胡,可惜我没有学上。

爷爷很开明,我父亲兄弟四个,爷爷都让他们离开农村,外出打拼,去寻找自己的天空。爷爷总教导我要独立,要有奋斗精神,他的言语很质朴,但却那么有感染力。

爷爷很乐于助人,村上只要谁家有事需要帮忙的,爷爷总会写信给二叔三叔,让他们帮助有需要的村里人。

后来奶奶在八十多岁的时候,身体不好了,爷爷身体还是那么好,他不愿意住城里,自己还是一个人住在农村,直到他八十二岁的时候,有一次爸爸打电话来,才知道爷爷骑电动车的时候摔倒了,乡村道路崎岖不平,他再没有醒来。

奶奶不能自理的时候,精神也是很好,我们每次节假日回去,她都能认出我们,在奶奶九十一岁的时候,奶奶也离我们而去。

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,故乡的模样始终长在我的心间。每当夜晚来临,繁忙散尽,辗转反侧之余,我就会回想起爷爷奶奶,回想起他们生前的点点滴滴,终是哽咽难以自抑。只一转身,却已是天涯,爷爷奶奶,你们在天堂还好吗?

在睡意中的她,一下子来了精神,她根本就没看来电显示,就接通了电话说:“闺女吗,我就知道今天你会给我打电话……”

父亲说:“那一刻,我还真以为是你打来的电话。可我在隔壁听着听着就不对了。”只听你妈一个人自言自语:“噢,电话那头怎么是催缴电话费的?我上个月不是刚缴过吗?”

父亲告诉我,听到母亲说是话务员的催缴电话费后,他从隔壁走到母亲坐的沙发旁,一声不吭陪母亲坐了一会。母亲似乎清醒了些,她失望地放下手机,又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,说:“这个点,闺女应该是在休息,我打电话不会是她打来的嘛。”

父亲还说,邻居周妈上个月,曾在我家闲聊。周妈说,她每年生日,子女儿都会回家给她过生日。父亲说,以前你妈对自己的生日倒不在意,现在可能受到周妈的影响,也许是人老了,前几天她曾念叨说,如果闺女在她生日那天回家,全家一起吃个团圆饭,乐一乐,多好。

说到这,父亲又叹了一口气说,“可你根本不知道昨天是你母亲的生日,更不要说你会回家,你甚至连个电话也没有。本来我想给你打个电话,可你妈说你工作忙,不让我打。直到昨天晚上,你给我打来电话,说明天回家拿米,直到那时,我才下定决心,我不能再憋在心里了,等你这次回家,无论如何,我一定要把你妈守候电话的事告诉你。”

没想到,昨天就是母亲的生日。现在,父亲借着酒劲,一口气说了这么多,让我心里五味杂陈。看着父亲微醉的眼,再看看正在朝我车后备箱里装大米、鸡蛋和蔬菜的母亲,我突然感觉这么多年来,真是愧对了母亲,我竟然连母亲的生日都没能记住,真是汗颜。